

認識法光教師系列（九）

我的習佛歷程與佛學研究

／汪娟

汪娟教授，文化大學文學博士，現任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副教授，並在法光佛研所開設「中國佛教史」的課程。

汪娟教授是國內「中古彌勒信仰」和「禮懺文研究」的專家，著述頗豐，大致計有：「敦煌的瑜珈佛禮拜初探」、「歷代地藏懺儀析論」、「敦煌寫本《法身禮》初探」、「敦煌寫本《金剛五禮》研究」、「《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評介」、「唐代彌勒信仰與佛教諸宗派的關係」、「《毗奈耶雜事》中套語的運用」、「敦煌寫本中的《觀音偈》」、「跋《上生禮》相關寫卷二篇」、「從敦煌寫本《十二光禮》看禮懺文的構造與變化」、「敦煌寫本《上生禮》研究」、「敦煌寫本《觀音禮》初探」、「傳統佛教的文學觀」、「敦煌禮懺文研究」、「唐代彌勒信仰研究」等多種。

◎學佛的因緣

從小我生長在一個勤儉樸實的農家裡，父親辛勤耕種，母親操持家務。我們兄弟姊妹共有七人，我是老么，所以備受關懷與呵護。家裡的宗教信仰屬於民間的多神崇拜，雖然小時候就以佛教徒自居，其實並不懂得諸佛菩薩和一般神祇究竟有什麼分別，只知道路過寺廟時，就停下來拜拜，求的不過是父母所灌輸的「能讀書、平安長大」。上國中以後，也不知家裡從那裡弄來了幾本佛書，其中有一本是關於禪宗的故事，當時只覺得諸如「風動，幡動，仁者心動」、「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故事的問答頗為有趣，到底什麼是佛教，還是搞不清楚。但現在還記得國中導師的畢業贈言：「觀苦發心，舍我其誰？」這一句話帶給我極為深刻的印象，經常在腦海中旋繞不已。

開始理解「正信的佛教」是在唸五專的時候。當時就讀於臺北商專，專二開始參加了佛學社團「明道社」，一直到畢業為止，除了積極參與社務，閱讀一些淺近的佛書，也結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菩提善友。尤其喜歡大夥兒一塊去參訪寺院，沿著蜿蜒的小徑循階而上，一路上伴隨著蟲聲的應和、鳥語的歡唱，每一次歷經長途跋涉，抵達山門的一刻，總有登臨淨土、喜得重生的感動。寒暑假時，幾度有幸參加齋戒學會，體驗懺公師父的慈悲、義德寺常住師父無微不至的關照，以及寺院淨行的生活。鐘鼓的清音、寶偈的低吟，不停地迴盪在寂靜的山林裡，也迴盪在我的心裡。

◎開啓大學之門

常常有人問我，爲什麼五專畢業後，會改唸大學中文系呢？其實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爲我本來並不打算繼續升學的；我總是固執地以爲，專科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訓練一個可以立即投入職場的。因此在驪歌初唱之前，我已經由學校推薦，順利地在中聯信託上班了。工作了二個月以後，才知道自己並不喜歡朝九晚五的生活，天天數著別人的錢，也漸漸回味起背著書包上學的幸福日子。這個時候，耳畔依稀迴響著北商導師的一句話。

我的導師熊琬先生，一位正在攻讀文學博士學位、具有熱忱的年輕老師，帶領我們班的五年中，並不因爲自己的課業繁重而減少對我們的關注。他不但是明道社的指導老師，也是授業五年的恩師，對我的國文基礎和佛學思想的奠立，都有深刻的影響。記得有一次朝會時，熊老師曾對我說：「妳不繼續讀書的話，相當可惜！」後來自己仔細一想，終於選擇了繼續深造的道路。於是很快地接受了同事的慫恿，插班考入了文化大學夜間部中文系，白天埋頭在簿錄表冊之間，晚間沈浸於文學瀚海之中。當時，每天上完了課，踏著吉林路的月色，踽踽獨行之際，分外覺得自在與充實。

◎踏上研究之路

大學的最後一年，在同班好友的鼓勵之下，也跟著一起讀書，準備在研究所考試中「陪考」，竟出乎意料地，榮登文化中文所的榜首。歸結那次考試成功的原因，大概是唸書唸得輕鬆，考試沒有壓力的關係吧！基於對佛學的喜愛，特別選修了金榮華老師開設的「佛經文學」的課，開始有機會接觸到佛經原典，震懾於浩淼無邊的文學寶藏，彷彿初見到心儀情人的那驚鴻一瞥，急待揭開那引人遐思的神秘面紗。

1. 關於彌勒研究

碩士論文《唐代彌勒信仰研究》，是我在佛教研究上的處女作，雖然欠缺圓熟，但卻標誌了一個學習的階段與過程。我對彌勒研究感到興趣，和過去參訪寺院的經驗有關。一般在佛教寺院的山門，經常可以看到一位笑口常開、坦腹而坐的胖和尚，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彌勒佛」。在佛經中言：彌勒菩薩目前居於兜率天宮說法，將於五十六億萬年後，降生人間成佛，並於龍華三會度脫一切眾生，是一位帶給人們希望無窮的未來佛。

在我研究中，唐代彌勒信仰的發展，以初唐時期最爲興盛，無論是高僧的發願往生、經疏的翻譯著作、以及民間的造像活動，均堪稱全唐之冠冕；主要得力於法相宗高僧的提倡和君主的鼓勵。到了盛、中唐時，隨著法相宗的沒落，另一方面，皇室與彌勒信仰也不再直接的關聯，因此頓失了強勁有力的推動者；相對於彌陀信仰的蓬勃發展，（正統的）彌勒信仰反而顯得日漸衰微。但是衰微並不等於消失，舉凡造像、經變的製作，彌勒偽經的流行等等，都證明它在民間仍

然保有一席之地。

到了晚唐五代，彌勒信仰展現於經典的講誦著疏、塔廟經像的設立、高僧大德的鼓吹等等，大有一番中興的氣象；可能是因為布袋和尚為彌勒示現的傳說普遍於民間流行，再度引起民眾對彌勒信仰的注意吧！

從政治方面來看，彌勒將繼釋迦成佛（新佛降生）的特點，一方面使得統治者的政治奪權，獲得了合理化的藉口；唐高宗的皇后武則天便是利用彌勒下生信仰，配合上《大雲經》的翻譯，自立為帝，改國號為周，開創了中國以女主君臨天下的唯一事例。另一方面，未來佛在未來降生，為世間權力新舊轉移提供了機會，乃成為民眾藉宗教起事的口號；雖然彌勒信仰在唐代的社會，並不會造成大規模的教亂，但是延至宋、元兩朝，則又結合了吃茶事魔、白蓮教和白雲宗等信仰，開展了屬於另一個層面的彌勒教亂，成為中國長久以來社會動亂不安的重要根源。因此，彌勒信仰一面提供了安定人心、淨化社會的宗教寄託，一面卻又成為政治革命與宗教起義的藉口。唯一不變的是，人們心中對於象徵希望的未來佛早日降世的期待。這分期待，同樣也是彌勒信仰之所以由下生信仰發展到上生信仰與化身信仰的最大理由。依我之見，唐代的彌勒信仰具有以下特徵：

（一）下生信仰的變質：下生信仰本來是指：求生彌勒未來下生的人間淨土，希望能於龍華三會中得度。其中最吸引廣大庶民的，莫過於人間淨土。在人間淨土中，是生活完善和聖王治化的太平盛世；但是，彌勒下生信仰後來卻雜糅了民間宗教與讖緯思想，因此，不論是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而以彌勒自居，或者是民間起事而以彌勒下生作為號召，都對政治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二）上生信仰的式微：上生信仰是指：人們發願上生兜率淨土，親近彌勒菩薩。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指出，《上生經》中鼓吹兜率往生的願望，是把幾十億萬年後才出現的淨土提到最近的來世。因此，上生信仰的形成，其實是對未來人間淨土的熱切盼望。但是隨著法相宗的式微，以及淨土宗高僧對西方極樂世界的大力弘揚，使得同屬佛國淨土的彌勒信仰，逐漸為彌陀信仰所取代，形成一消一長的局面。

（三）化身信仰的代興：化身信仰是指人們對彌勒菩薩垂跡人間的化身崇拜。晚唐民間盛傳「布袋和尚為彌勒菩薩應化」的傳說，而布袋和尚大肚、長耳、胖臉、開懷大笑的新形像，幾盡取代彌勒菩薩的舊造型。雖然由彌勒下生信仰推展到上生信仰的階段，已經把五十六億萬年後遙遠的淨土提到最近的來世；但是基於眾生對現世就能獲得救拔、依怙的期待，便只有當世示現於人間的彌勒，才能滿足其心理。

2. 關於禮懺研究

佛教傳入中土以來，雖然翻譯了大量的經典，並以艱深的佛學義理著稱，但卻往往只能流行在高僧大德與士大夫等階層之中；真正使得佛教深入民間、融入中國社會的，主要還是一些較為簡單的善惡報應、因果輪迴和功德思想等觀念。尤其在功德思想的影響下，各式各樣的禮懺儀式便在群眾的生活中展開，成為普遍風行的宗教活動之一。將這些群體共修的禮懺儀式依序記錄下來，便成了所謂

的禮懺文。

因此，禮懺文的具體實踐，事實上結合了禮拜的動作、口頭的唱誦、虔敬的心意，可以呈現出一整套連續的、完整的佛教儀禮。而這些儀禮的保存，則有賴於豐富多變的文學形式來表現，因此，禮懺文基本上是一種以「聲情」為主的儀式文學。對於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以及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來說，禮懺文的研究也是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然而，就目前所見的初期禮懺文獻，很少有成套的禮懺文被保存下來，因而無法窺知早期禮懺儀式的實際面貌。所幸近世敦煌石室的發現，大批的唐以前的文書中，保存了許多不同的禮懺文，為研究隋唐五代的佛教禮懺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我嘗試以「敦煌禮懺文研究」為題，撰成博士論文，針對《法身禮》、《十二光禮》、《七階禮》、《金剛五禮》、《上生禮》、《讚禮地藏菩薩懺悔發願法》等禮懺文，逐一進行校錄與整理，並就個別禮懺文的名稱結構、儀式程序、經典依據及繕寫時代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同時也對書中所收禮懺文獻的結構與特色，作了整體的研究。

◎指導老師與我

自從撰寫碩士論文以來，即於恩師鄭阿財教授的帶領之下，逐步涵泳於敦煌學的瀚海之中。一直到博士論文完成多年後的今日，鄭老師依然扮演著如父如兄的角色，為我指點迷津。雖然沒上過老師的課，未嘗不是一件憾事，但是平日跟隨在老師身邊，做一些研究事務，隨時耳提面命，學習做人做事的方法，相信更勝於課堂十倍。而朱鳳玉老師在生活上的排憂解惑，鉅細靡遺的關懷，更是點滴在心頭，所以，我喜歡沒事就往嘉義跑，享受那有著慈母味道的一手好菜。

鄭老師夫婦多年來的提攜與照顧，自是無法言喻的恩情。但令人佩服的是，他們不僅對老師尊敬，對學生關愛，對朋友體貼，而且對學術有著一顆無私的心。鄭老師的藏書可以說是名聞遐邇，但是他的學術資料從來不會藏私，而樂意與朋友共享。鄭老師面對學術是真誠的，他常常告訴我們：「只要內行人點頭，不要外行人拍手。」他指導學生的態度是開放的，無非希望我們能轉益多師，而得到更大的成長，因此，除積極鼓勵我們參加研討會，主動幫我們引薦名師、行家之外；我也在老師的引介之下，有幸從冉雲華教授處研習敦煌佛典、禮懺文獻等專業課程，而受益良多。因此，我只能說，能當老師的學生是幸福的。

◎中國佛教史的教學

在法光上課是一件很愉快的事。開設中國佛教史至今已有五年了，面對不同的同學互相激盪，對我而言，每一年都可以得到不同的學習與成長。

上課的內容，並不在於講解浩如煙海的中國佛教史，而是偏重在研究方法的學習。因此，教學目標在於培養同學們閱讀、撰寫學術論文的能力。課程結束時，希望同學們能夠熟悉中國佛教的史料與研究方法的運用，並能寫出一篇足以發表

的有關中國佛教史的學術論文。

◎給佛研所同學的建議

常常覺得每一位佛研所的同學都很厲害，彷彿三頭六臂一般；因為佛研所本身的語言課程就很重了，如果修太多學分，光是應付都來不及，更遑論達到學習的成效，結果一定搞得自己灰頭土臉，苦不堪言！因此，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奉勸同學：選課不宜貪多，踏踏實實地學習，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穫！

